

【德】安德烈亚斯·弗朗茨
【德】丹尼尔·霍尔贝

刘冬妮

译

著

死亡曲调

CODES MELODI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死亡曲调

TODESMELODIE

【德】安德烈亚斯·弗朗茨

【德】丹尼尔·霍尔贝

著

刘冬妮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2 - 04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曲调/(德)弗朗茨,(德)霍尔贝著;刘冬妮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484-1604-3

I. ①死… II. ①弗… ②霍… ③刘…
III. ①推理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904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Todesmelodie © 2012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ünchen

书 名:死亡曲调

作 者:[德]安德烈亚斯·弗朗茨 丹尼尔·霍尔贝 著
译 者:刘冬妮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于海燕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2 字数:25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604-3
定 价:3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珍妮弗·梅森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她的床是那种常见的日式床垫，一点四米宽，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浅色的夏凉被被弄得乱七八糟，三分之二都已经掉到了桃木色的地板上。床的左边是一个小五斗橱，五斗橱边则是简约的桦木衣柜。床的右边是一个木架，上面放着立体声音响和几张 CD，除此以外，这个朴实无华的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办公室而不是卧室。白色的宜家架子上摆满了书，一张还算大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台比较现代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文具。分别位于四个墙角的四盏卤素灯把这个 20 平米大的屋子照得格外明亮。

正如她的室友一直指责的那样，房间里一点浪漫气息也没有。阿德里亚娜·丽娃，一个身材高挑，十分迷人的意大利女孩，和珍妮弗以及另外一名女孩一起合租了这间小面积的学生公寓。但是她与珍妮弗对于学习的态度截然不同。阿德里亚娜来自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单单是他们的女儿要读大学这件事，就已经够叫人印象深刻了。她在一家待遇颇丰的大型活动筹划公司做兼职，以此来赚取学费，因此她对莱茵-美因一带的聚会情况非常了解。珍妮弗则恰恰相反，她的哥哥有着辉煌的军旅生涯，父亲则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能被允许出国来法兰克

福学习一年,真是件让人意外的事情。她必须把每一份成绩单都寄回家,因此她一定要取得完美的分数。几乎没有人能说服这个21岁的加拿大女孩去迪斯科舞厅或者参加那些放纵的学校聚会,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业上。因此阿德里亚娜要说服珍妮弗,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在寓所里举办一个小型庆祝会就更为吃力了。

“但是只允许有几个人,”珍妮弗警告道。

“我答应,”阿德里亚娜回答道。

“不准吸大麻!”

“好,不吸大麻。”

“也不准有酒鬼!”

低沉的打击乐从音响中传了出来,声音渐行渐远,珍妮弗此时深刻地感受到了刺眼的、令人眩晕的色彩,它们就像飞快旋转的陀螺一样钻入了她睁大的双眼。身下的床单已被汗水浸湿,身体无法动弹,珍妮弗甚至不确定自己的四肢在哪里,当另外一双手攥紧她的手腕时,才有了一丝感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感到了下体那沉重的节奏,那粗暴野蛮的动作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就这样开始了,沉重的冷酷的撞击让人无法感到半点热情。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她想要的。珍妮弗不想再看到那些刺眼的颜色和总是出现在那些颜色中的鬼脸,它们令人作呕地紧贴在她的眼前。那鬼脸露出獠牙,张开血盆大口威胁着要吞掉她,空气中弥漫着热浪,远处传来了歇斯底里的笑声。

珍妮弗很确定,她必须要逃走,可是她既不知道谁在她面前也不知道要逃往何处。紧接着,又一次撞击贯穿了她毫无防备



的身体，腹部好像已经痉挛了。突然，她非常想飘然离去，离开这个没用的躯壳，离开这个让她受尽折磨却又无法摆脱的躯体。如果这些色彩缤纷的颜色是彩虹的一部分，并且能让她远离人世间所有的苦痛，那么沉醉其中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但是她的灵魂却被痛苦地困在这血与骨的牢笼之中，疼痛的屈辱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她。

眼前的色彩渐渐退去，对于温暖的渴望变成了绝望的呻吟，施暴者终于离开了她。当他最后一次弯下腰接近她时，脖子上那冰冷的刀子并没有让她产生丝毫的恐惧，相反，几秒钟后她感到了一种舒适的温暖，这使她忘记了所有的疼痛。珍妮弗最后的意识是铁的味道和巨大的愉悦。

她感到一丝解脱，就好像是受尽折磨的躯体终于释放了她的灵魂。

星期六

星期六 2008 年 9 月 6 日 6 点 25 分

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尤莉亚·杜兰特用了不到 15 分钟就从霍尔茨豪森公园旁的新住所，绕着法兰克福来到了菲辛海姆。拖着沉重的步伐，她疲惫地爬上了木楼梯。当她早上 6 点半来到犯罪现场的时候，天知道她的这个周末怎么会与原来设想的相差这么远。这座被人们称为合租公寓的建筑位于老城区，从外形来看和这个小区中的其他房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白色的砖瓦外墙，两个楼梯，一个简陋的老虎窗凸出在黑色的瓦屋顶之上。房屋所有者属于社会的中上层阶级，在他很小的时候，这座房子的最顶层就出租给了学生们。尤莉亚气喘吁吁地到达了楼梯的尽头，“对，没错，是吸烟肺，”一个不认识的同事经过她的身边时喃喃说道，紧接着他就消失在了楼梯的下方。笨蛋，那算什么病，尤莉亚心想道。

在经历了去年六月份的绑架后，尤莉亚·杜兰特的身体被击垮了，因此她在巴特索登的美因河陶努斯诊所休养了四天。后来在医生的劝说下，以及她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苏珊的强烈

要求下，出院后她立即去往法国南部旅行了，这是她计划已久的事情。然而短短的几天之后她就搞清楚了一件事，单单一次简单的旅行是远远不够的，尤莉亚·杜兰特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真想让她多留在我身边几个月。”她听到苏珊忧心忡忡地和她的父亲说道。

“是啊，那该有多好啊，”她的父亲附和道，“她的工作应该立刻停止，否则她会被拖垮的。”

只需要打两通电话就可以搞定一切，一个是打给疾病保险公司，一个是打给她的上司贝格尔。之后尤莉亚得到了许可：可以停薪留职一年。这一年时间从法定的假期之后算起，法定的假期包括因加班而得到的休息时间以及原来剩余的休假天数，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尤莉亚·杜兰特足足可以休息 390 天。但仅仅休息对于尤莉亚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她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做好准备，去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她的好朋友苏珊，她是无法熬过这一关的。现在，尤莉亚回来了，她已经工作了四个礼拜，她必须慢慢地恢复正常。

吸烟肺，她鄙夷地想着，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简单了。她记得在医生那里做了心电图、超声心电图、脑电图，还进行了多种血液化验，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头被挤奶的奶牛一样。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身体器官也没有感染。

“您一切都好，尤莉亚女士，”医生们一直这样跟她保证道，“您是极其健康的。”

见鬼，可为什么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 80 岁了？这真让人绝望。

“你好，尤莉亚，”耳边突然传来了弗兰克·黑尔默的惊呼，她一下子从沮丧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我不知道你已经回来值班了。”

“你好，弗兰克，”她板着脸应道，“今天是我第一天。”

“这么快又全力以赴了，怎么样？你已经来很久了吗？”

“刚到，”她敷衍道，“发生什么事了？”

“你真想知道？”黑尔默叹息着说道。尤莉亚没有马上明白，她的同事到底所指何意。

“得了，弗兰克，”她要求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相信我。我必须重新开始工作，不是吗？好吧，说给我听听！”

黑尔默皱着眉头点了点头，在他开始报告之前，他将目光停留在了笔记本上。

“珍妮弗·梅森，21岁，加拿大人。她和其他两个女学生一起住在这里，也许从一月份，或者二月份开始，我们知道的也不是很准确。房主在国外。这个学期已经是她在法兰克福的第二个学期了。昨天晚上在这里举行了一个花园派对。进行得应该是很安静，因为没有接到邻居们的投诉，大概有六到八人参加了这个派对。他们为这个晚会消费了不少，现场到处都是摇头丸，我们发现了几根含有大麻的香烟和吸食可卡因留下的痕迹。案发现场有大量的空酒瓶，主要是伏特加，还有一些其他的烈性酒。不知何时这个疯狂的派对酿成了惨剧，因为我们发现梅森全裸地躺在床上，遭受了虐待，各种迹象表明她被强暴了。按照保护现场痕迹部门所说，床单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出现了圣诞树的造型。最后梅森的喉管被人割开了，这样的情景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了。报告是梅森的室友阿里亚娜提供的，不，是阿德里亚

娜,意大利人。”黑尔默翻阅着他的笔记。“是的,她叫阿德里亚娜,”他继续说道,“并且她姓丽娃,她在我们第一个探员来到现场后不久就精神崩溃了,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模糊的。她的失控是因为惊吓过度还是由于吸食某种毒品所引发的副作用,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很显然她没有被强暴。我们现在已经把她送到了工伤事故保险联合救治医院。”

“为什么是事故救治医院?”

“不知道,”黑尔默耸耸肩膀,“我觉得,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吧!”

“其他人呢?”

“对了,”黑尔默匆匆答道,“还有第三个人——海伦娜·约翰逊,美国人。派对现场没留下她的任何痕迹。”

“嗯。”

尤莉亚抬起下巴望向走廊的方向,她疑惑地注视着她的同事。“尸体还在那儿,是吗?”黑尔默点了点头,他领着尤莉亚横穿过了那条小走廊。“尸体,保护现场痕迹部,西弗斯都在,”他淡淡地微笑道,“沿着这条道走。”

尤莉亚·杜兰特估量着这个房间,大概有一百平米大。在门口的旁边是浴室,左手边有一个屋子,门是半开着的。门上自制的门牌上写着海伦娜的名字。在对面分别还有两个单人间,房门都是打开的。右手边转过拐角有一扇狭长的门,门上挂有每个建材市场都能买到的,价格低廉的黄铜色金属饰片,上面刻有“旅客合租公寓”的字样。在这扇门的旁边延伸出一条宽阔的通道,直通向公用厨房。房间里混合摆放着笨重的七十年代的家具和实用的宜家家具。比如说,在长长的走廊中塞进了一

个朴素的白色鞋柜，一个笨重的深棕色木制衣帽间以及一台依照殖民风格而制的电话桌。从楼梯那边进门会看到一面镜子，这面狭长的无框镜子能够骗过客人的眼睛，让人以为这是个很宽敞的走廊。墙面涂有明亮的颜色。所有的布置都反映出这是一间典型的学生公寓：高效、实用、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尤莉亚让黑尔默走在前面。当他刚要穿过左边房间的门框时，一个娇小的身影匆忙地跑向走廊，和他正撞了个满怀。随着沉闷的踉踉跄跄的摔倒声，黑尔默条件反射地用他有力的臂膀接住了来者，紧接着尤莉亚听到了一阵爽朗的熟悉的咯咯笑声。

“咳，咳，不要这么着急。”黑尔默调侃道，并将这位年轻的女士温柔地从他的臂弯中扶起。

“早上好，尤莉亚。”这位女探员和尤莉亚打着招呼，然后再一次转向黑尔默，而后者已经在和旁边的保护现场痕迹部门的同事打着招呼。尤莉亚对这个声音熟悉极了。扎比内·考夫曼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28岁女孩。虽然她比尤莉亚·杜兰特要矮几厘米，但是她那一头金黄色的短发让她十分引人注目。这个发式与她那白皙的，长有雀斑的皮肤和一双充满警惕性的绿色眼睛是极其相配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她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令尤莉亚疑惑的是，为什么黑尔默刚才提到了尸体、保护现场痕迹部门和西弗斯，但是却没有提及扎比内呢？

“你好，扎比内。”尤莉亚用冷淡的声音答复着。忽然她为自己的冷淡感到很抱歉，因为她回忆起，不管怎么说，这个年轻的女同事也在她休假时被选为她的代替者。在那个时候，在尤莉亚·杜兰特的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找不到比扎比内·考夫曼更适合的人选了。

“很高兴见到你，”尤莉亚补上了一个真诚的微笑。“今天所有人都来了，对吗？”

“对，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确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疑点。有什么进展吗？”

扎比内用她的左手敲了一下她的牛仔马甲上的衣兜，她的马甲套在了一件粉红色的紧身上衣外。在她的衣兜里，一页笔记本记录纸露了出来。

“曾有一个美国男孩来过这里，名字是约翰·西蒙斯。他很可能是海伦娜·约翰逊的男朋友，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海伦娜，但至少这里有一张他俩的合影。”她耸耸肩补充道，“在还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祝你成功。我现在去看看死者。”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扎比内叹息着说道，“我觉得，我永远不会适应这种场面。”

“你不必去适应的。我们不应丢掉人性。”

“完全没错。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凶手的人性昨晚到底丢到哪了？”

尤莉亚·杜兰特没有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在多少个犯罪现场她也无数次地想到这个问题，她们二人相视着示意之后，扎比内·考夫曼顺着楼梯离开了。尤莉亚目送她离开以后，深吸一口气，踏入了珍妮弗·梅森的房间。首先她看到了一张日式床垫，她以前也睡过这种床垫，在床垫上躺着一具娇小的尸体。长长的头发因汗水和血水而黏在一起，四肢伸展着。这倒让尤莉亚·杜兰特有些许疑惑。在黑尔默关于虐待和强暴的叙述之后，她本以为珍妮弗·梅森的尸体会是蜷缩的，手臂会缠绕住下

身。这种体态是女性遭受性侵而亡的一种典型的身体姿势。但是这具尸体不仅不是这样,反而这个年轻的女孩躺在血染的床单上,看上去是那样的放松,就好像在临死的关头感觉到了一种解脱。

当尤莉亚·杜兰特站在法医部的安德烈亚·西弗斯身旁时,安德烈亚·西弗斯才发现了她。

“天呐,这真是少有的情况,”尤莉亚·杜兰特脱口而出。

自从尤莉亚回来后她俩还是第一次见面。无数的问题写在了这位勤勉的35岁女性脸上,但是尤莉亚能够清楚地觉察出,她的同事强迫自己又回到了现实中来。她的面部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来庆祝重逢和叙旧寒暄,时间和地点都不适合。

“我从八月份就开始工作了,”尤莉亚只是这样说道,“今天是我第一次出现场。”

西弗斯点了点头,尤莉亚疑惑地打量着她。虽然她没能观察到任何明显的信号,但她保留着对女法医的怀疑,就像对黑尔默一样。也许真的是我多想了,她思量着。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同事们暂时撤下她,认为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只有她自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她打破了双方略显尴尬的沉默,语速很快地问道:“有什么发现吗?”

“大部分的证据只有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后才能说明,关于损伤和体液方面的化验很可能是白费力气。”

“恐怕是这样的,我已经从黑尔默那听说了。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嗯,是这样的,死者是由于喉管被垂直切断导致失血过多而死的,作案凶器从各种迹象来看是一把菜刀,保护现场痕迹部

门在床边发现了一把刀并保管了起来。气管和颈动脉被切断，造成死者的血流尽，除此之外血液还灌入了肺中。由于死者大量地甚至是超量地使用了兴奋剂，所以很难说她对死亡过程感觉到了多少。关于这点还需要日后在实验室分析之后再做定论。即使没有毒品的作用，遭受到这种程度的伤害也会马上失去意识，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尤莉亚·杜兰特紧闭着嘴唇，弯着腰接近了床垫，她仔细地观察着珍妮弗·梅森。

“也许这是那一晚唯一没有给她造成的伤害，你觉得呢？”

“也许吧，”安德烈亚·西弗斯叹息道。“尸体上有多处血肿，特别是大腿内侧和前臂上。”

“手臂被固定住，大腿被分开压住。”尤莉亚感到恶心。在她的人生中她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性格特征，虽然她明知自己拥有独特的女性魅力，但她从不会将自己降格成一只花瓶。优雅也不是她的代名词，她习惯冲着别人抽香烟，大口享用色拉香肠面包和罐装啤酒，她将自己隐藏在坚硬的外壳之下，以此来获得众人的欣赏和尊重。尽管她拥有不易察觉的但却极其敏感的女性特质，但她还是将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干练的假小子。多年来她努力维持着这一形象，在别人眼中，她是不好接近的也是不易战胜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发生了，首先是与她的前任男友——乔治的情感挫折，接着是与黑尔默的争吵，然后当然要算上托马斯·霍尔策事件。这个精神变态者偷袭了她，并把她关在了地牢里，她赤裸地、无助地被完全隔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囚禁在魔爪之中。她哭喊着，呻吟着，全身颤抖地乞求着，直到几天之后她的同事将她从这个变态的手中解救了出来。对于尤莉

亚来说，霍尔策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强暴，还使她一直停留在紧张的精神世界中，无法自拔。

尤莉亚·杜兰特对这种强烈的性别差异感到厌烦不已。男人们只会证明自己凌驾于弱者之上的无上权力，而且还不愿厚颜无耻地去承认这个事实。霍尔策会用他的余生去赎罪，但对于尤莉亚来说，这只不过是无济于事的安慰罢了。

“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西弗斯医生重新确认道，“死亡原因是否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非切断喉管，这一点还需要在实验室里进行验证。”

弗兰克·黑尔默拖着重重的步伐快速地来到了旁边。尤莉亚很害怕还要将这里的一切再和他说一遍。

“你们还好吧？”面对着她的错愕，他这样问道。

“是的。死者死于失血过多，死亡时间最晚是三点半，其他的细节还得等博克教授的结果。”

西弗斯医生把温度计，各种不同的小管子以及一把旧式的放大镜收进了箱子中。接着她剥去了一次性的淡黄色乳胶手套，并把它塞进了袋子里。她望向了保护现场痕迹部的同事，以眼神告知他们已查明情况后，她脱去了淡蓝色的鞋罩，连同手套一起塞入袋子中，最后都放入了大箱子里。这位自信的深褐色头发的法医一直拒绝戴发网，这点尤莉亚是了解的。因为西弗斯确信，一个整齐束在脑后的马尾就可以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她说道，“冷血动物们还等在下面呢。”

她指的是那些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把尸体运到法医部。尤莉亚·杜兰特点了点头，并指向楼下。“他们在我到

达时就已经枕戈待旦了。”然后她转向黑尔默：“保护现场痕迹部有什么意见？”

“嗯，如果这里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话，他们想让我给他们开绿灯，把整个房子都封锁起来。”

“我料到了。”

“刀子和木床边作为第一手线索来进行调查，还有所有吸尽的含有大麻的香烟、烟蒂，瓶子和杯子。在这些东西上会残留指纹和唾液的。最后司法鉴定中心只有那条床单可以检查了。”黑尔默结束了话语。

“对，西弗斯已证实，在床单上确实有大量的精液，都是鲜活的，在紫外线下还不能马上分辨出来。根据这样的数量可以推断，也许作案人不止一个。”对于本案中的这种男性能力，任何其他同事都可能会堆砌出大量的词藻来加以评论，所以让尤莉亚·杜兰特很感谢的是，此时的黑尔默没有说话。其实仔细想想，他也没有必要在她面前有所回避。关于两个人的共同记忆，她几乎都已经遗忘了，那已是另一个尤莉亚·杜兰特的事情了。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经过思考后她提高了音量，“为什么在经过了性虐待和杀害之后会留下这么多的证据？我觉得，任何一个性格如此扭曲的暴力犯罪分子一定都会清楚地知道，血液、精液和指纹都是可靠的证据。”

“你想说明什么？”黑尔默问道。

“好吧，你想象一下。假如我们举行了一个学生派对，服用了大量的酒精和毒品。不知何时已经到了纵酒狂欢的程度。假设你真的已经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了，但是难道不会使用一下避

孕套吗？因为只有戴套才能避免接触到前一个人的体液，或者当做爱没有达到同步时，戴套可以避免你的DNA洒得到处都是。但事实却是这么多人同时做出了这一不合逻辑的事情，这种愚蠢的行为在今天又有几人能够做出呢？”

“不知道，”黑尔默耸了耸肩。“在毒品的作用下也许他们什么意识都没有了，或者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无所谓。凶手也可能和这个或这些性伴侣不是同一个人。按照报告上说有六到八人参加了这个派对。谁来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梅森在完全疯癫的状态下和一到两个同学亲近了，而后来又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切断了她的喉咙，也许会是一个忌妒心很强的男友或者是一个被拒绝的求爱者。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还只是空谈。甚至也有可能是阿德里亚娜。你没有看到她的样子，对于她这种外表的人来说不应该同样具有吸引男性的机会吗？”

“珍妮弗·梅森在这个晚上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尤莉亚·杜兰特摇着头答道。“难道在她被杀害之前，就应该和多个男性发生关系吗？”

“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黑尔默带着无辜的表情反驳道。

“当然不是，”尤莉亚坚决地反对着，愤怒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同事。难道他忘记了上个夏天发生的事情了吗？难道他已不记得那个画面了吗？尤莉亚几乎无法从地下牢笼中踏上楼梯，因为在任何一个人看来，她的下体是可以任意伤害的地方。黑尔默是不会经常展现出这种态度的，但刚刚他表现了出来，这让尤莉亚对这位多年的同伴感到十分生气。有关女人如何能够感受到性爱和女人有哪些需求和偏爱，这些问题在男性普遍十分低级的观念中得到了无限放大。但事实是，由于疼痛进入而带